

猫或契诃夫

阿占

老城里长大的人，从小就会认识一些猫。当黄昏降临，万物沐金，我的童年的额头也随之明灿起来。这时候，斜坡的屋顶上，旧瓦温热，数十只老猫小猫趴伏着，斜躺着，皮毛油光可鉴，眼神睥睨，真是慵倦到家了。我唤它们的名字，三花、小老大、豆包儿、肉包儿、鱼仔、裤头——它们无动于衷。起名字原本只是我一个人的游戏，它们需要小鱼干和水，除此之外，总是懒得搭理这个世界。

我仍然一厢情愿地呼唤它们的名字，并借助这种方式长大。猫对我的回报就是不惊诧不躲闪，一副世代有交情的样子。否则的话，猫发现异样的声音、气味、响动，便会在错落的屋脊之间，嗖地探出头颅，拱起脊背，不等走近一些，已经倏忽转身，或钻入密道，或蹿上高墙，身形清奇似无骨，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。

大学毕业没几年，我就自力更生买了自己的房子，宣示主权的方式之一，便是痛痛快快地养起了猫。大人们不再有干涉的权利，没错，这是我的家，以及猫的家。

第一只家养的猫，取名契诃夫一世。彼时，我正在文艺青年的道路上挺进，并且爱上了契诃夫。他可真是个好男子，不容置疑的分子气质，深邃中带着柔和的眼神，随意中带着优雅的姿态，别说是俄罗斯文学界，就算不限国别不限领域，其颜值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
契诃夫与法国作家莫泊桑、美国作家欧·亨利并称为“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”，阅读他们的过程就像抚摸刀刃的过程——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，随后，我的生命里便留下了永久的划痕。

左手撸着契诃夫一世，右手捧着契诃夫的《万尼亚舅舅》，就这样，我度过了失恋的春天下午。我的花瓶里总是插着玫瑰，因为契诃夫钟爱玫瑰。在致友人的信中，他提到自己亲手在雅尔塔的别墅花园栽下了一百多株玫瑰。他还亲手设计和建造自己的花园，像



插图 阿占

斟酌词句一样把握水分、土壤和阳光的互动与平衡。

后来，契诃夫一世走了，又有了契诃夫二世——现在是契诃夫三世，它也已经老了，却没有变得温和，依然保留着坏与嫉妒。距大去的日子不远了，我正悉心地为它准备一场葬礼——不日将用白布裹上它的身体，裹成茧的形状，默默颂念事先写好的悼词，把它埋葬在一丛玫瑰花墙下，那里可以听见风声，也可以听见大海涨潮……

而在遥远的1904年7月15日，一个普通的夏日午夜，静悄无声，合欢树、葡萄藤散发着清香，久病的契诃夫接过他的妻子克尼碧尔递过来的一杯香槟，用德语说着，我就要死了，然后又露出他那习惯的可爱的笑容，留下他的最后一句话，很久没喝香槟了。随即平静地干了那杯酒，侧身躺去，进入了永恒的梦境，这一夜，世界上少了一个人，少了一个语言天才，少了一个短篇小说和戏剧的圣手，少了一个热眼看人生的美男子。

年根儿

崔启昌

庄户人种地养家，每年有四件大事得忙活：春来耕种，夏到田管，秋至收获，冬临贮藏。掰着指数数，哪件事都与自己的日子姪好有关，稍有懈怠，就会对收成与生活有影响。弄好这四件大事，庄户人还有件忙而不累，即使累也乐意干的事——忙年。忙年虽不属农事，但庄户人家每每都是喜滋滋、乐悠悠，忙活起来也一刻也停不下来。

离除夕半个来月，庄户人忙年的营生就陆续铺开摊子了，这段时间，大家都习惯称“年根儿”。年根儿本是一年的末尾，照理该是消停歇息的时候，不过，因为要过年，淳朴的庄户人一刻也安静不下来，毕竟是个承上启下的当口，老婆孩子一大家能欢快喜乐过个年，年根儿忙年就是累也值。

杀年猪是年根儿的大活。听到嗷嗷的猪叫声儿，村里的孩子们陡然亢奋起来，嘴角的米粒子没等擦干净就夺门而出，雀跃着、大呼小叫着奔向村当央。屠夫举起明晃晃的刀子时，孩子们恐惧地侧身钻到大人身后，探头探脑躲闪着看。肥猪没了叫声、停了踢蹬，他们又猛地挤到大人前面，嚷着要猪尿泡吹气当气球玩……进到年根儿，孩子们能一直这样亢奋个十来天呢！

推碾卡碓是家里“女掌柜”们的活计。石碾安在村东崖的窝风处，平日事少，灰青色的石碾大半年转悠不几回。进到年根儿，不光白天，到了后晌，哪怕北来的风不消停，或者有雪花飘舞着，石碾转转悠悠都停不下来，人们挨着号碾黄米，排着队碾豌豆、红豆、熟瓜干。“家里人多，得多蒸几锅豌豆黄儿、豆包、年糕、瓜面饽饽哩！”记得当年母亲年根儿推碾碾米时多半是后半夜去排队挨号。母亲心细，说，那个点，街坊多数都忙过了，推碾的人少。我提着灯笼在前，母亲挑着米豆在后，迎着怪冷的风往石碾处去。碰巧的时候，很容易轮到我們。推碾得花大力气，往往推个七八圈我就体力跟不上了。母亲不然，她一边推着碾棍蹒跚挪步；一边

手执铁铲翻弄米豆，不等碾完，我透过灯笼的光照便看到母亲的脸颊上挂了若干汗珠子。

蒸米糕是庄户人很看中的年根儿活。过年吃年糕，有步步登高、天天向好的寓意。黄米去壳，村人们除了推石碾，再就是卡碓。石碓就静卧在门口旁，倒上黄米，手举重锤轮番卡碓，米壳与米粒分脱，金黄米色与卡碓人汗涔涔的脸颊彼此相映，一下子让庄户人的年根儿添了情和暖。

年根儿，村当央地场持续熙来攘往，年猪年羊宰杀停当，打铁摊子照例忙个不停。响锤叮当发令，重锤起落不迭。铁匠们抓着年根儿人们凑堆的工夫，忙早恋晚地给街坊们锻制锄镰锨镢。“年一过，淋场春雨，地气就会升腾，耕种家什又得上场，过年，可不能忘了农时哟！”敲响锤的一席话，抡大锤的伙计更来劲了。

紧挨铁匠摊子的是“文化人”的“领地”，文化人在领地上摆“对联阵”。一幅幅大红对子晃人眼呢！词儿都是文化人自个创作的，对仗好听合心意，好看的楷体字引得庄户人啧啧称好。苗叔是邻村人，每年都来占领地摆摊子，词好、字好，庄户人喜欢，每年摆多少、抢多少。如今，须发染霜的苗叔仍念恋着过年，念恋着一个又一个年根儿。

年根儿到了尾端，庄户人往往去住村口，彼此见了话语多、笑声多。等人呢！打工的男人该回来了，住城里的晚辈该回来了，还有上学的、当兵的也都该回来了。连着几天，伴随着街巷上传来的稀疏的炮仗响声，村口热闹的叫人心起暖意，泪盈眼眶。

庄户人淳朴、实在，处事不虚浮。年根儿，城里人也有，但却不抵庄户人的年根儿那么暖，那么让人留恋与不舍。我跟若干人一样客居城里，但每至年根儿仍旧旧向往乡下老家。每每进到年根儿时，回家的欲望格外强烈，步履匆匆，生怕耽误体验庄户人年根儿里的暖意跟温情。



城市秀场

屋檐滴水

鲁北

我看到了凌锥，有些欣喜。

凌锥是屋檐滴水凝成的长条形的冰，最近这些年已经很少见了。也难怪，雪下得没有从前那么大，天气也没有从前那么冷，去哪里找凌锥？

我居住的楼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建造的。那时候，楼下没有停车场，也没有储藏室。停车场建在小区的空地上，储藏室建在楼后面的不远处。储藏室一间一间的排着，除去一楼，家家户户都有。储藏室不大，也不高，基本和一层楼齐着。

就在前天，刚刚下了一场大雪，是近十年来少有的。地上的雪足足一尺厚，储藏室的屋顶上，也有半尺高。地上的积雪，被堆在了楼下或储藏室的门口两边，储藏室顶上的积雪，并不需要爬上去打扫，让它躺在上面想化就化，不想化就不化罢了，又不影响人们走路。

雪停了，太阳钻出云层，射下万丈光芒，照在白皑皑的雪上，有些刺眼。

云被风吹散了，太阳把温暖撒向人间，撒向田野，撒向大地。储藏室顶上的雪开始融化，雪水顺着屋檐滴落下来。有的水珠落在地上，有的水珠和另一个水珠，藕断丝连，不愿意分开，慢慢地黏在了一起，形成了长长的凌锥。凌锥似钩，挂在屋檐上，晶莹透亮，如同一颗颗珍珠。

这景色，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。

在我小的时候，凌锥随处可见。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天冷，雪大。进入冬天，用不了十天半月，一场大雪如约而至，把整个村子都埋在了雪中。很多时候，一场大雪还没有来得及融化，又被另一场大雪淹没了。大雪封门，是常有的事情。

雪落无声，大地静谧。慢慢地，雪停了，天晴了，凌锥一根根挂在屋檐下，成为小村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凌锥长短不一，粗细不同。有的不能承受生命之重，落到了万丈深渊，粉身碎骨。一根凌锥掉下去，又一根凌锥长起来，要三五天，或许更长的时间，屋顶上的冰雪化作一池春水，滋润大地。

大雪下了一夜，还在下。爷爷蹬上棉鞋，穿上棉衣，戴上棉帽，行走在茫茫风雪中。他赶着生产队的一群羊，走在荒原上，走在野草丛中，走在收割了的庄稼地里。

农闲时节，父亲去挑河上伏，一个冬天吃住在工地上，一锹锹把一条河挖出来。挑河，是我家乡的红旗渠。

隆冬腊月，我去上学，脚下踩着一路积雪，棉鞋的塑料底子和积雪摩擦，发出清脆而又结实的咯吱咯吱声。一路上，我跑着去，跑着来，脚冻麻了，手冻肿了，脸冻烂了。

短短五六十年间，天气发生了巨变。小时候穿的棉鞋、棉裤，不见了，戴的棉帽子，扔了。雪下得也少了，小了。有几个年份，一年也飘不了几个雪花，冬天已经没有冬天的样子了。

爷爷的冬天没有了，父亲的冬天没有了，我小时候的冬天也没有了。

我想，冬天还是应该有冬天的样子，才好。